时间怎样地行走

迟子建

墙上的挂钟，曾是我童年最爱看的一道风景。我对它有一种说不出的崇拜,因为它掌管着时间,我们的作息似乎都受着它的支配。我觉得左右摇摆的钟摆就是一张可以对所有人发号施令的嘴,它说什么,我们就得乖乖地听。到了指定的时间,我们得起床上学,我们得做课间操,我们得被父母吆喝着去睡觉。虽然说有的时候我们还没睡够不想起床，我们在户外的月光下还没有戏耍够不想回屋睡觉，但都必须因为时间的关系而听从父母的吩咐。他们理直气壮呵斥我们的话与挂钟息息相关:“都几点了,还不起床！”要么就是“都几点了,还在外面疯玩,快睡觉去”！这时候,我觉得挂钟就是一个拿着烟袋锅磕着我们脑门的狠心的老头,又凶又倔,真想把它给掀翻在地,让它永远不能再行走。

在我的想象中，它就是一个看不见形影的家长,严厉而又古板。但有时候它也是温情的，比如除夕夜里，它的每一声脚步都给我们带来快乐，我们可以放纵地提着灯笼在白雪地上玩个尽兴，可以在子时钟声敲响后得到梦寐以求的压岁钱，想着用这钱可以买糖果来甜甜自己的嘴，真想在雪地上畅快地打几个滚。

我那时天真地以为时间是被一双神秘的大手给放在挂钟里的,从来不认为那是机械的产物。它每时每刻地行走着,走得不慌不忙,气定神凝。它不会因为贪恋窗外鸟语花香的美景而放慢脚步，也不会因为北风肆虐、大雪纷飞而加快脚步。它的脚，是世界上最能禁得起诱惑的脚,从来都是循着固定的轨迹行走。我喜欢听它前行的声音，总是一个节奏,好像一首温馨的摇篮曲。时间藏在挂钟里，与我们一同经历着风霜雨雪、潮涨潮落。

我上初中以后，手表就比较普及了。我看见时间躲在一个小小的圆盘里,在我们的手腕上跳舞。它跳得静悄悄的,不像墙上的挂钟,行进得那么清脆悦耳,“滴答——滴答——”的声音不绝于耳。所以,手表里的时间总给我一种鬼鬼祟祟的感觉，从这里走出来的时间因为没有声色,而少了几分气势。这样的时间仿佛也没了威严,不值得尊重,所以明明到了上课时间，我还会磨蹭一两分钟再进教室，手表里的时间也就因此显得有些落寞。

后来,生活变得丰富多彩了,时间栖身的地方就多了。项链坠可以隐藏着时间，让时间和心脏一起跳动;台历上镶嵌着时间,时间和日子交相辉映；玩具里放置着时间,时间就有了几分游戏的成分；至于电脑和手提电话，只要我们一打开它们,率先映入眼帘的就有时间。时间如繁星一样到处闪烁着，它越来越多,也就越来越显得匆匆了。

十几年前的一天，我在北京第一次发现了时间的痕迹。我在梳头时发现了一根白发，它在清晨的曙光中像一道明丽的雪线一样刺痛了我的眼睛。我知道时间其实一直悄悄地躲在我的头发里行走，只不过它这一次露出了痕迹而已。我还看见,时间在母亲的口腔里行走,她的牙齿脱落得越来越多。我明白时间让花朵绽放的时候，也会让人的眼角绽放出花朵——鱼尾纹。时间让一棵青春的小树越来越枝繁叶茂，让车轮的辐条越来越沾染上锈迹，让一座老屋逐渐地驼了背。时间还会变戏法，它能让一个活生生的人瞬间消失在他们曾为之辛勤劳作着的土地上，我的祖父、外祖父和父亲,就让时间给无声地接走了,再也看不到他们的脚印，只能在清冷的梦中见到他们依稀的身影。他们不在了，可时间还在，它总是持之以恒、激情澎湃地行走着——在我们看不到的角落，在我们不经意走过的地方,在日月星辰中,在梦中。

我终于明白挂钟上的时间和手表里的时间只是时间的一个表象而已，它存在于更丰富的日常生活中——在涨了又枯的河流中，在小孩子戏耍的笑声中,在花开花落中,在候鸟的一次次迁徙中，在我们岁岁不同的脸庞中，在桌子椅子不断增添新的划痕的面容中，在一个人的声音由清脆而变得沙哑的过程中，在一场接着一场去了又来的寒冷和飞雪中。只要我们在行走,时间就会行走。我们和时间是一对伴侣,相依相偎着，不朽的它会在我们不知不觉间，引领着我们一直走到地老天荒。

“收编”与“破圈”：亚文化综艺的主流化叙事

——以《说唱新世代》为例

韦梦媛

由严敏导演操刀、Bilibili 出品的首档说唱类综艺《说唱新世代》无疑是2020年最为火爆的节目之一。这档档期不佳、流量平庸的节目,却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,取得了豆瓣9.3分的成绩,堪称亚文化综艺的又一典范。

亚文化类综艺迅猛增长的开端还需回溯到2017年。爱奇艺自制综艺《中国有嘻哈》的开播,不仅掀起了一阵说唱热潮，更为综艺提供了一条发展亚文化的新思路。不论主题是说唱、摇滚还是街舞，新奇的小众文化频频出圈，吸引了一批又一批的观众。然而，过度的消费也让这辆高速发展的列车有些失控：一些综艺为了博取眼球，大肆强调亚文化中与我国主流价值观不符的糟粕，只关注浅表的娱乐与狂欢，放弃了话题的语境意识和传播者的责任意识；而另一批综艺为了符合主流意识形态,进行了去娱乐化，希望只通过专业的表演来获得亚文化原住民的认同,走向了另一个极端。

在当前的话语环境下,亚文化若想发展,无法回避的问题就是如何进行主流化叙事,与主流价值、大众文化进行融合。这种融合不是单向的,而是一个循序“收编”、积极“破圈”的过程。对此,严敏导演提出了“说唱的本质是发声”与“万物皆可说唱”两个节目定位。前者强调了在尊重亚文化个性的同时重视语境意识、社会责任;而后者着眼于场域策略,通过与其他“圈子”的融合,开拓新的受众。《说唱新世代》正是通过这两点,在信息层面与娱乐层面、个人认同与集体认同之间找到了平衡,获得了成功。

首先是“收编”。《说唱新世代》顺应了综艺模式复合化的趋势,将游戏类真人秀与音乐选秀进行了拼贴。通过隐藏摄像头，节目对选手们生活、备赛等行为全跟踪纪录,进入到了人物的“私领域”,俨然成了一场角色个性秀,“个人”的价值得到了凸显。从代际文化上看,新生代青年成长于经济、政治、文化均日趋个性化的时代,自上而下的价值说教与与宏大的集体叙事,不仅收效甚微,有时甚至会引发逆反心理。《说唱新世代》给予了选手充分的尊重与发声空间,既体现了对艺术创作者的尊重,也借助他们进行了有效的价值传达——从年轻人所熟悉、喜爱的文化修辞出发,引发情感共鸣进行价值渗入，达到个体认同与集体认同的双重建构。

以选手们创作的歌曲为例。《说唱新世代》一改往常说唱歌词空洞、浮夸的现象，或是将个体责任贯穿于社会民族责任之中，或是将个体价值观汇入集体价值观，又或是将个体情感构建为集体情感。如选手圣代的《书院来信》,直指“豫章书院”事件,痛斥了戒网瘾学校创办者的人面兽心，展现了青年一代的社会责任意识与担当;再如于贞的《她和她和她》,立足当代女性视角，鼓励女生勇敢追求自己的人生价值与幸福，努力改变残存的两性不平等观念；还有 TangoZ 的《LoveParadise》，以吴语说唱的方式，将外来文化的本土化，表达了对家乡深厚的爱，引发了不少浙杭地区的人的共鸣。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。

当然,“收编”的同时还需注意去除亚文化之糟粕。嘻哈起源于美国的贫民区,所以暴力、金钱等都是歌曲中常常涉及的话题,这与其根植的社会环境有关,但是与我国的国情文化不符。《说唱新世代》没有再去过渡渲染选手之间的水火不容,而是更多去表现 AK、Feezy、迪木这样的来自名校的学霸选手。他们比赛时互相帮助、生活中一起打球、为了共同的音乐理想与生活目标奋斗。互助、和谐等普世价值在节目营造的温馨氛围中悄然融入。他们的努力也是千万普通青年的缩影,引发了节目受众的共鸣与自我肯定。

而“破圈”主要得益于其制作平台 Bilibili。B 站本身就是一个以圈层为划分范围的应用，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选择，在不同的分区内收看或上传视频，每一个圈层内又会出现播放量较多、影响较大的意见领袖,即 Up 主。根据这一特性,节目增加了 Up 主投票环节，让他们作为各领域的话语代言人参与到节目制作中，达成了节目与受众之间的双向交流。此举同样吸引了 Up 主们自带的稳固流量,形成了圈层之间的平行渗透。此外,每一位选手也注册成为了 Up 主,他们与节目受众一起形成了新的圈层，带动了网络综艺产业链的产生,实现了长尾效应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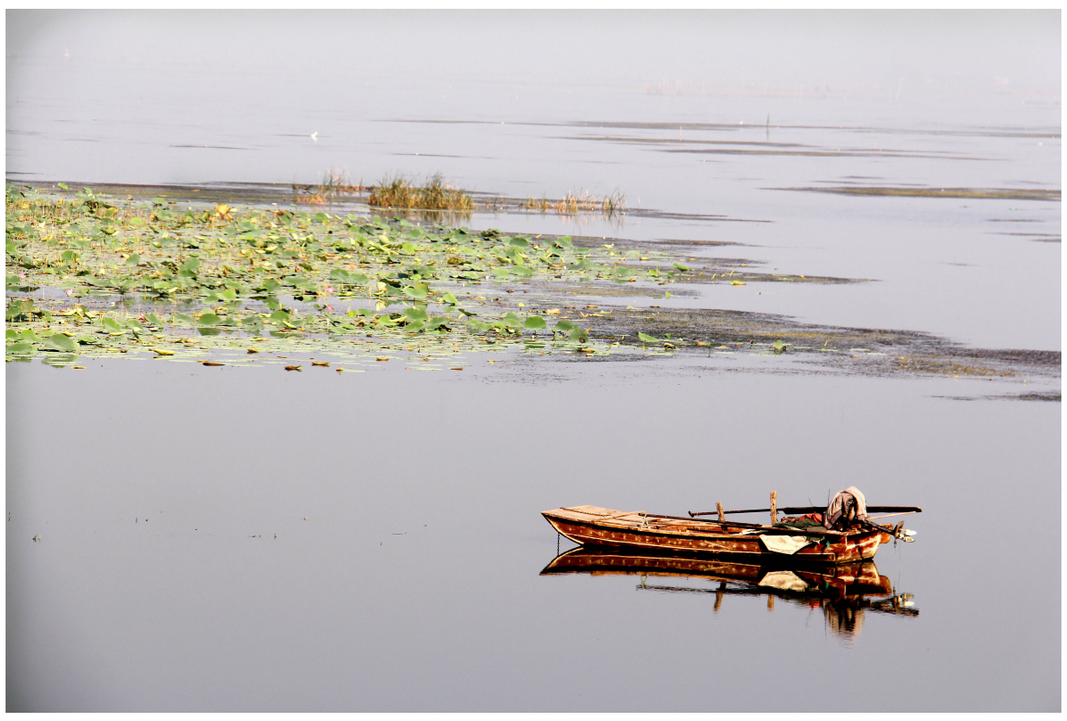
近年来,B 站也在不断加强与主流媒体之间的合作。2021 年央视网络春晚,多位《说唱新世代》的选手登上舞台献唱，可以说是其主流化叙事显著成果的最佳印证。

夕阳下的田野

张春生

田野怀抱着村庄
大自然以文字的色块
写一首静美的诗

夕阳,带给我们远方
在无垠的田野之上描绘
幸福与歌声
鸟儿向着夕阳飞去
西边的云彩
匆匆垂下半匹锦绣



《一叶扁舟入湖中》 刘志尚摄

夏风如茗

刘天文

清代文人张潮在他的随笔体文集《幽梦影》中,关于风的体验和感悟这样写到:“春风如酒,夏风如茗,秋风如烟,冬风如芥。”

在涨潮看来,春风轻柔、温暖,有着新生儿的体香和无限遐思,令人心浴清新雅情,顿生亲近之意,身心熏熏然如饮醇酒，似被春风清洗了一番。夏天燥热难耐,此时若吹来一阵凉风,如饮一杯清凉的茶,从头顶到脚底,凉意通透,怎一个“爽”字了得?

古诗中风的意象主要按春、夏、秋、冬四季表述,各有其名,其中夏风又称“南风、暖风、熏风”等。所有的称谓,我更喜欢“暖风”。这个特指初夏的风,似自带温度,只是想想,暖意便氤氲缭绕。“晴日暖风生麦气，绿阴幽草胜花时,”“麦穗风里熟,梅逐雨中黄。”在诗人的笔下,初夏暖暖的微风催生了麦子的成熟,甚至麦子金黄的色泽也是夏风的手笔。如果你以为初夏风的“暖”仅是如此便大错特错了。周邦彦以为,“风老莺雏,雨肥梅子,”暖风又被赋予“老妈”的角色,把雏莺喂养大,一个“暖”字,道尽母爱的特质。此时的夏风,如一杯红茶,汤色红艳明亮,香气芬芳,馥郁持久,宜细品浅酌。

更多时候，夏风如一个调皮的孩子,到处招惹是非。“水晶帘动微风起,满架蔷薇一园香。”看看,这不是去“窃玉偷香”了么?掀起水晶帘,好奇于帘后的内容，走时还不忘携一缕花香。或者“微风忽起吹莲叶,青玉盘中泻水银,”又玩起莲叶上雨后积存的清水,只不过玩得兴起,莲叶侧倾,水如水银倾泻如注。但也有安静的时候,夜深了,风儿轻轻摇动竹子，竹子晃动竹影，竹影栖身轩窗,此情此景,何等的安然宁静。此时的夏风,如茶叶初沏,在水中欢快的翻滚,最后归于平静,而饮者齿颊生香,回味无穷。

自古就有“神农尝百草,日遇七十二毒,得茶(即茶)而解之”的传说,最早的“饮茶”方法其实就是用嘴直接咀嚼茶树的鲜叶,“吃茶”一词也就由此诞生。夏风中夹杂着青草、山花、泥土、水汽诸般滋味,猛然吸上一口,如吃茶一般,干脆直接,原生态没有经过加工的味道，须臾散入四肢百骸,体泰心舒。因此,夏风宜吃。

夏风又起,“绕城荷叶已掀风,”不知是风掀起了荷叶，还是荷叶掀起了风。这个有点绕的问题不必细究,但从中可以品出,夏风,原来还身具禅意。

青青芦苇

管淑平

在众多的水生植物中，我最喜欢的当属芦苇了。每当微风漾起的时候，便能聆听到它发出的窸窸窣窣的声音,像是一曲简约的童谣,澄澈,似梦,美好。

儿时,久居乡村,第一次见到芦苇,竟把它误认成了芒草。说来也怪,它与芒草确有几分相似，苗条的身躯,翠色的外衣,旷达而乐观的生命气息,无不透着魅力。若非要说区别吧,除了叶儿细窄了点,植株矮小稀疏了些,栖居水边就应该是芦苇的专属了。是的,芒草在乡野随处可见,可要寻芦苇,非到水泽、湖畔不可。

芦苇这种植物自古以来就生得低调,它从诗经里低调地走来,又低调地回归到了诗意的国度。“蒹葭苍苍，白露为霜。所谓伊人，在水一方。”“蒹葭”即芦苇,只不过,纯朴的古人是用它来衬托那宛在水中央的姑娘的。就这么“跑龙套”跑了千百多年,人们也因此记住了它的无私。是的,芦苇,是一种与真、善、美与爱相关的植物。

芦苇的青，是一种来自天然的青，没有任何掩饰。若说它的叶儿吧,虽与芒草相似,也是细细的,尖尖的，可它却没有如芒草那般的锋芒毕露。如果说芒草代表的是豪放一派，那么芦苇就是真真实实的婉约派中的一份子,它也许是李易安,也许是朱淑真,也可能,它谁都不代表。它,只代表一种简单、纯粹、真实的生命。它的样子,有点像竹,中空外直,长着分散的绿叶儿,随着季节起伏,谱写着季节的喜、怒、哀、乐。

荷花,是芦苇的邻居,它们是栖居在水畔多年的植物,也是好姊妹。春天,它们焕发着绿意,夏日,它们展现着生机与活力。但芦苇与荷的最大不同就是,荷自芬芳,有蜂蝶与蛙鸣的点缀。而芦苇,不需要任何事物的点缀,也不需要点缀任何事物。一切的美誉和名利,芦苇并不关心,它是一个豁达而又带点现实的乐观派。如果说荷花是一位性格开朗的女子，那么芦苇定是一位腼腆含蓄的姑娘了。它们同住水边,却有着不同的性格,也有着各自不同的故事。

有的人,如芒草,洒脱而不羁;有的人,如竹,谦卑而挺立;也有的人,如荷,喜欢浓墨重彩的渲染;而我,只喜欢带一点诗意和白描的芦苇。

从心开始

包利民

我看着窗外,一缕风正走过小小的花丛，六月的阳光清新地倾洒着,一只鸟正陪着一棵孤单的树。我一边把目光延伸出去,一边对身旁的小女孩说:“孤单！哦,不对,重新开始！”

由于心不在焉,正给她听写的我便念错了词,结果,我看她写的,竟把我说的“重新开始”四个字也写上了,而且写成了“从心开始”。我笑着说:“都是学习了拼音的小学生了，不能平卷舌不分啊?重和从发音不一样!”

她也笑:“我知道你说的是重新开始啊！我是故意这么写的,我觉得从心开始看着更好一些！”

“那你知道从心开始是什么意思吗？”

“就是从自己的心开始呗！”

心里便忽然一动,细细地咀嚼这个词,便觉得满院子的阳光花草都在笑。真好,从心开始！回想起来,曾有过太多重新开始的时候,却也有过太多半途而废或无疾而终的时候,也许,我是虽然重新开始了,却没有从心开始，所以那条路并没有铺进心里,所以总是走不到尽头。

想起小时候的事。家里有一只不大的黑猫,我们经常拿它取笑。最常做的,就是,把一只较大的塑料杯,套在它的头上。它眼前的世界聚然消失,于是它就不停地后退，以为可以退出黑暗。它有时候退得从炕上掉下去,我们就笑个不停。就这样一次又一次,黑猫总是重复着我们的欢乐。

终于有一次,头上套着塑料杯的黑猫倒退了几步之后,停下来,又向前走了几步,然后接着后退。再停下,向着旁边横移。看来它已经意识到退不出黑暗,正在尝试别的方向。我们饶有兴致地看着它折腾,它又停在那儿一会儿,似乎是在思考,接着,它便开始猛烈摇头，塑料杯飞了出去,它迤迤然地踱出了门外。

也想起一个同样颇能折腾的朋友。他豁达洒脱,豪气干云,处变不惊,不惧失败,挂在嘴边的话是“大不了重新开始”，常做的事是“另起一行”,最爱唱的歌是《从头再来》。这些年起起落落,反反复复,失败是家常便饭,改行是司空见惯。这一刻才忽然明白,他的一次次失败并不是天不佑人,而是心中无根。

小女孩继续认真地写字，窗外的花草正在努力地生长，一只燕子飞入檐下的泥巢,细心地给幼雏喂食,卖玉米粥的大婶推着车不厌其烦地吆喝着。阳光下的人间,许多美好的事物都在用心地发生着,进行着。

多好啊,就是这样。一百次的从头再来,比不上一次的从心开始。

编印单位:江苏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发送对象:中国文联;省、市有关单位;省文艺家协会 印刷单位:江苏新华日报印务有限公司 印数:4000 份